



# 在肥沃的土地上

蘇 羣·笑 雲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四月

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在肥沃的土地上..... | 蘇 羣 (一)  |
| 互助組的合同.....  | 笑 雲 (四〇) |

## 在肥沃的土地上

蘇 寧

拂曉，黃泛區大平原上罩着一層薄霧。

國營農場某一機耕隊，這幾天正忙着冬季播種前的準備工作，機器日夜不停地在原野上馳騁，拖拉機手們在地裏搭起了露宿的帳篷。他們不知疲倦地勞動着，靜夜裏，機器聲間斷的時候，還常常可以聽到歌聲和朗朗笑聲。

再有一天，犁地和耙地等中耕任務，就要完成了；只在一星期之後就要開始播種。

女拖拉機手林海蘭，值完夜班，從『底弗爾』二號機上跳下來，將機器交給剛來接班的同志，略略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塵土，就同助手宋梅一起回農場來

了。

她們經過園藝區，園圃裏現在正盛開着各種秋季的鮮花，有錦菊、草菊、獅子菊、秋海棠、女蘿花等，現在都在朦朧的薄霧裏，走到跟前還看不大清。

過了園藝區天已大亮了，太陽從地平綫上露出半個臉來，一忽，就騰出了地面，像一個火紅的車輪。霧散了，農場裏新蓋起不到兩個星期的洋房展現在眼前，紅牆藍瓦，亮亮的油漆門，閃閃的玻璃窗，顯得特別鮮明。

海蘭和宋梅前一後地走着，一夜辛苦的工作，使她們有些倦了，好大一会都沒有說話。宋梅回頭看了看海蘭：

『哈！哈！……看你成了妖怪了！』

『你還不是一樣！』海蘭看了看也笑道。

原來兩人頭髮上、眉毛上、衣服上都結滿了一層白霜。

首蓿垛的南邊走過來一位老婆婆，胸前戴着雪白的摘棉兜子，手裏提着籃子，看她挺着胸膛走路的樣子，海蘭早認出是那位成天笑哈哈的軍屬方大娘了。

『宋梅！你看那是誰？』海蘭故意問。

『是方大娘！』宋梅回答。這方大娘從農場成立就經常到場裏來，替人們縫縫補補的，因此誰都認得她。

方大娘在苜蓿邊停下了。

『閨女！快走呀！你的衣裳……』說着舉起了手裏的小包包。

海蘭知道是自己的工作服補好了，笑着跑了過去。

『大娘！我的衣裳就掛破了一個小洞洞，您咋一下子補了兩天哪？害得我昨晚值夜班，還得借別人的穿！』海蘭說着，用手指着稍嫌短小的工作服給大娘看。

方大娘不慌不忙的，瞪大了眼睛：

『咋補了兩天？喏！看看！』說着從小包包裏取出了洗得乾乾淨淨的工作服，遞給海蘭。

『咦——』看大娘給俺洗過了，光補補就行了！』海蘭高興極了。

『得了便宜還唱雅調，洗了還不好哇！』宋梅也搶着插嘴。

說。

『我是說咱身上總離不了油膩，不洗就行，洗了當然更好。』海蘭解釋着

『洗洗穿上總利索些！』方大娘嚥起嘴來，心笑面不笑地說。

『那我得多給您錢。』海蘭過意不去地說。

『要是爲了多要錢，就不給你洗了！這是送工。』

海蘭只得把錢收回。她們正要向大娘告辭回去吃飯，大娘又拉住了：

『哪！閨女！好吃的！』

兩人一看是一包用荷葉包着的、煮熟的紅棗。

『大娘你這是給誰拿來的？』宋梅挑皮地問。

『就是給海蘭你倆拿的呀！』

『大娘！你待海蘭真親，人家都說她像你老人家的閨女。』宋梅不知是羨慕還是嫉妒。方大娘是很早就關心海蘭的。

『妮子！我叫你咬嘴！對你不親嗎？都是一家人，都一樣！』大娘對宋梅作出責備的樣子，接着又說：

『真的！打從六月間海蘭到俺方莊去宣傳「棉花整枝」以後，我倆就特別對脾氣，那天在我家吃了一頓飯，俺倆一見就入了緣法。俺莊狗娃他媽，也說像我的閨女一樣！』

『看！不是我一個說這話吧！』宋梅有理地截斷了方大娘的話。

『咳——我要有這麼好的閨女可真有福了，烏鴉窠裏怎能生出白鴉鴿呀！』說完又哈哈的笑了。

『大娘！你要不嫌棄，我就認給您當閨女好了！』海蘭開玩笑地說。

『那可好……』二人又笑起來。

紅棗快吃完了，兩人站起來要走，海蘭的左手從大娘手裏抽了出來，大娘看見手上有血跡，問道：『閨女！手怎麼啦！』

『是昨晚在機器上碰的！』海蘭說。

『來，我給你包着！』大娘憐惜地取出一塊布，替海蘭包着，這時她發現那中指上的指甲脫落了。

『你？你也掉了這個指甲！』方大娘怔了一下。

『是小時候掉的。聽媽說是石頭砸掉的！』海蘭急着回去，沒有注意大娘的神情，隨便答了一下回去了。

海蘭是個孤女，她沒有看見過父親，只有一個娘，也在六年前死了，聽說還不是親娘，她彷彿記得鄰人們說她是買來的孩子。她家住在駐馬店老街；一九四八年劉鄧大軍過了黃河，她就參加了解放軍，在宣傳隊工作。到一九五〇年部隊地方化，動員一部分人參加地方建設，她就和六七位同志來到了農場。經過三年多的苦學苦練，現在大小機器和汽車都能駕駛了，工資改革時被評爲三級駕駛員。她是青年團員。宋梅是她的助手，也是貧農家的孩子，今年二月才從河南省婦聯保送來的。初來時什麼也不懂，海蘭告訴她什麼是『動力』，什麼是『引擎』……從名詞術語，一直到各種機器的性能，一點一點地教給她，有了難題就找技師研究；她一上機器就頭暈，受不了汽油的味道，夏天兩隻腳晒得漲痛，有時不免煩躁，海蘭總是大姐姐般的，耐心幫助她，兩人很合得來。

方大娘望着這兩個可愛的姑娘走後，自己又呆呆地在苜蓿垛邊上坐了一

會，她在沉思着：

『這閨女？……也是左手 上中指……能是她？……不會！十四五年的事了！不胡想吧！』老人家幾年來平靜的心裏，今天掀起了一陣波動。

方大娘原是來找統計科的同志的。這幾天她在村裏組織了幾十位婦女，到農場來幫助收棉，今天特來送個名單，研究一下編組和記工等問題，順便把替海蘭補的衣服送來。在苜蓿垛邊坐了一會她就向統計科走去了。

## 二

收棉的季節，農場裏一天到晚是熱火朝天地幹着，田野裏是農工隊和羣工隊（註）的歌聲；大道上是汽車的汽笛聲，馬車的長鞭聲；晒場上，女工們的笑聲，突擊隊和過磅組的吆號聲，還有廣播台上的廣播聲響成了一片。這是在黃泛區的大平原上從沒有過的盛況。

傍晚，指揮台上藍旗昇起來了，這是晒場上開始收棉的信號。

看！四面八方的大道上，汽車隊、馬車隊裝滿了雪白的棉花包，絡繹不絕

地開往晒場來了。在平坦的大道上，汽車隊來回飛馳。肥壯的公馬，駕起車來像長了翅膀一樣；年輕的馬車夫們，好像要和汽車比賽一樣，不停地地在後面『噓——噓——打！打！』催馬快走。有時還向空中炸起響鞭。

辦公室通往棉田的小道上，有三輛自行車中速行駛着，這是機務組的三位女同志，她們完成了麥田播種前的準備工作，臨時組織了檢查小組，來幫助統計科檢查棉花質量的，最前面的一位就是宋梅。

汽車隊一號車裏坐着一位女駕駛員，她熟練地操縱着轉盤，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前方。

助手是個年輕小伙子，不時地望着她那雙全神貫注的大眼睛，好像要說話，可一直沒有說出口。過了一會終於開口了：

『林同志！拖拉機好學呢，還是汽車好學呢？』說了臉上露出農村青年的羞澀。

『道理差不多，只要用心都好學。』這位女司機就是林海蘭，她是個一刻也不肯休息的人，本來機務組完成了麥田播種前的準備工作以後應當休息一下

的，接着又是不分晝夜的播種任務了，可是她却不肯休息，恰恰這兩天汽車隊一號車上的司機害了沙眼，她就趕快頂了這個『缺』。

二號車的司機高世全，汽車隊的隊長，他是一解放就來到農場的農村青年，四年多的學習過程中已成了優秀的汽車司機了。他是海蘭的愛人。

原來他和海蘭並不熟識。今年五月麥收後，潁河泛濫，農場一部分受了水災，在搶救麥子中，全體男女工人一齊動員起來了，大家扛起一百多斤的麥包往沒水的地方運，海蘭因抗的太重，不小心滑倒在水裏，麥包也壓在身上了，當時世全在跟前，急忙拋掉自己的麥包將海蘭救起，背到醫務棚裏診治，海蘭傷癒後很感謝他，漸漸兩人就成了好朋友。

汽車隊到了目的地，分頭裝車了，一號車又往前方開了一百多公尺，二號車就在羣工組的作業區停下來了。

太陽偏西了，苜蓿地裏，畜牧員趕着羊羣回來，高大的公羊昂着頭走在最前面，對地下嫩綠的苜蓿睬也不睬，好像已經吃得很滿足了。大奶頭的瑞士母羊，兩個奶子直拖到地面上，牠無厭地，一邊走着，一邊還要趁機啃上一兩

口。兩個羔子咩咩的跟在後面，引得母羊也走慢了，一個畜牧員跑過去將羊羔抱了起來。

羊羣從二號車前面經過，恰恰截斷了運棉的路子，世全心裏越急，越嫌這些邊吃邊走的母羊走得慢，他對助手說：『這些傢伙比地主婆扭得還要慢些！』助手笑了。他跳上司機台，將汽笛按了兩下。

『笛！笛……！』

羊羣亂了，一羣變成了幾羣，氣得畜牧員們瞪着眼睛看他，他笑哈哈的走出車箱，向畜牧員們行了個舉手禮，又將汽車移動了一下，開始裝車了。

宋梅從羣工組的作業區跑過來了，臉紅得像吃醉了酒，連說帶笑地喊道：『高隊長！爲什麼不叫海蘭她們那輛車到這來裝啊？這是方大娘她們那一組，方大娘今天唸叨海蘭一天了。』

『海蘭到前邊去了！』說着向遠處一指，忽然發現方大娘挺着胸脯子走近了。

『呃呀！方大娘！我來拉你摘的棉花啦！』高世全急忙向方大娘打招呼。

『高隊長！拉吧！不是對你誇口，咱這一隊，頭一個就是好壞棉花分的清，再說沒有生花，包你拉去交棉順當……領導羣衆嘛！只要把道理講清就好辦！』方大娘很自豪地向世全說着。

『大娘！人老骨頭硬，越老越中用！』世全說完，笑了。

『沒用！』

『中用！』

『中用？我要像海蘭她們那年紀樣，我不是也可以開拖拉機啦？』

大家嘩的笑了。

宋梅鬼頭鬼腦地走到大娘身邊，低聲說：『就是他！大娘！海蘭的對象。』

方大娘使勁打量着世全。

『唔！好！好！小伙子多體面，又有本事……』

世全是靈巧人，早意識到她們在議論着自己，他很自然地走過去搭扯，把她們的議論岔開了：

『大娘，您光講質量好還不够哇！數量高不高呢？』

『啥枝（質）上樹（數）上的呀！』

『噢——！數量也超過了，我檢查這十幾組沒有一組能超過大娘這一組的，我提議明天在快報上表揚！』宋梅像剛想起來一樣，興奮地告訴世全。

『要真是這樣，不僅快報表揚，還要向全場廣播呢！』世全又補充着。

『有個姑娘才該表揚呢！人家自己的活做完了，又來幫助你們汽車隊！』方大娘笑着，望着世全的臉說。

世全知道她是說的海蘭，隨即把話鋒轉到宋梅身上：

『有個檢查員同志給羣衆搞得那麼好，也該表揚啊！』

『對啦！』方大娘也應和着。

意外地宋梅並沒接腔，却瞪着眼睛，伸了一下舌頭，做個鬼臉道：

『我的媽呀！只顧在這耍呢！天黑了，還有一組沒檢查呢！』說完就往停放自行車的地方跑去。不一會便看見三輛自行車馳向西邊的作業區去了，漸漸湮沒在棉田裏，只露出三顆腦袋，蓬鬆的頭髮，迎風飄着。

方大娘在宋梅走後，工人們裝車的時候，給世全談了一陣子話，她母親般地打量着世全，她看着世全年青的臉膛，結實的手臂，高矮適中的身材，想起了自己的兒子，她用手去拂世全頭髮上的塵土。

『我那孩子大概也有你這樣高了！』大娘感慨地望着世全說。

『大娘，我聽說你還是個軍屬呢，』世全說。

『是啊！一九四八年一解放就叫孩子參軍了，那時他才十六歲，』大娘說着還用手比着。

『你老人家可真積極！』

『積極！咱一解放就積極。我常說解放前後就像「一碗雞湯一瓢羹」，那香那臭能嚐不出哇？你們年輕人一演戲就是老年人落後，我可不服氣，我這個老年人就不落後。』大娘蒼老的面孔上，露出了青年的豪氣來。

『大娘，你只有一個兒子嗎？』世全對大娘發生了興趣。

『過去的事，這會懶得提它——民國二十幾年蔣該死扒開黃河說擋日本鬼子哩！誰知日本人沒擋着，一下淹了幾省幾縣。那時老伴還在世，還有個妮

子，一家四口逃到駐馬店，舊社會窮人三分短，到那也沒好過的，老伴病死在外頭了，妮子賣到駐馬店老街了。」她像找到了新的話題，繼續說下去：

『妮子算起來二十一歲了，那時孩子才四五歲，少吃沒喝的，又好生病，看着給人家兩歲的孩子差不多。一個婆娘把孩子買去了連姓甚名誰也不叫咱知道，後來聽說是個寡婦，姓黃……』

『大娘！我再去駐馬店運東西時，給您打聽打聽！』世全同情地說。

『打聽不到了，十五六年了！』

『這會您要見了她能認得不？』世全問。

『認是認不得了，不過孩子有記號！』

『啥記號啦？』

『那時她左手生瘡，中指上指甲掉了。』

『哦！左手……？』世全正要問下去，車裝好了，助手在叫他。

天已快黑了，世全急忙上了車，從窗口伸出了頭：

『大娘，明天再談哪！』

### 三

晴雨計告訴人們明天仍是晴天。

天晚了，晒場上的棉花並沒有作防雨的準備，三十多畝大的晒場上，搭起了秫秸織成的箔簾，幾十萬斤棉花在這上面攤開了，按規定應當是兩公分厚，現在經過陽光的照射，已漲到兩三倍了，厚敦敦的，箔簾稍一震動，棉層就顫動起來，一片雪白。

晒場組的女工們，赤着腳在箔上工作着，她們穿着白色工作服，紅紅的臉孔，烏黑的頭髮，在棉層上移動。

『哈！哈！……』

一陣響亮的笑聲傳過來。

『庫班河上風光好呵……』

一陣豐收的歌聲傳過來。

廣播台上播唱着『拖拉機手之歌』，工人們都跟着唱起來了。